

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

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知足之戒無如漢之

二蹠醉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

矣乎曰二蹠為免於殆辱則可以為長久

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鶴林彭邦纂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

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

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

成而為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

大壑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

其用不敝威德大業者謙冲而不驕富貴

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

者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

已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

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陳水司馬先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

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故不弊不

窮

穎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

弊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

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

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且

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

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

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

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

其溢故若冲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

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

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

見其盈故若冲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

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冲故其用不窮

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為而

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

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焉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天下將自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表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表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亂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溷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穎濱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

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達真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冲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缺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為物所汚靜不為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清靜之為天下正其直者也

黃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為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御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養其田疇而已強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却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有道謂時之泰也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戶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馬生于郊境之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內若意馬不馳丹田自實如不務道而好兵則戎馬生于郊野

達真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卻其走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戎馬生于郊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既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減從減至無凝然自定故却走馬以去其盡者盡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却以養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禍亂作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

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為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為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累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顏瀆蘇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

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常足

達真子曰罪者人加也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己哉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權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

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如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過顧乃自恕自許以為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既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也漢文帝之罷露台也自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數頗牧飲食念鉅鹿而十萬橫行可樂之言終不聽也武帝繼之奮修踰於古初郡縣巨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為足乎武帝為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者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涑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顏瀆蘇轍曰性之為體充滿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恃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為之礙況戶牖乎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戶亦可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

涑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顏瀆蘇轍曰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為之易位

清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之萬事

涑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顏瀆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即知何必親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

穎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為學者窮理也為道者盡性也性在物謂之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

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然無為也亦未嘗不為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陸佃曰為學日益此智者也為道日損此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為而無不為聖人也智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仁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葩故高於多知博聞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

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為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

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為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為之地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自治無心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萬物也

達真子曰無心則無為無為則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為無為及於無事故也
穎濱蘇轍曰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

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為無為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為虛心待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常心也

穎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為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為也未嘗不為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已無常心所以處世

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已之心為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欲與天下大同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識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顏瀆蘇轍曰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德信矣

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爾善吾豈不以為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人物之東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為德善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浮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核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

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惴惴憂勤貌又不停貌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

有四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為無不為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欽欽注傾也聖人以無為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為眡聰者為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做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黠曠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寧忍以事騷撓惟核之而已矣

顏瀆蘇轍曰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惴惴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

下始定矣

王雱曰慄慄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為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為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歛歛歛歛收歛之意亦通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慄慄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為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洗競皆返孩

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真子曰慄慄者恐懼之謂也聖人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為天

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陳象古曰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

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黃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慄慄然渾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為嬰兒而真淳尤為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虛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頴濱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極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極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眈於采色

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備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

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徐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少則逆死者多故死之

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最長

涑水司馬光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

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原故也

顏瀆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

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

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

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臨川王安石曰有求生以惡滅者生之徒十有三是有求滅以惡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是有生無異於死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也惟其不悟真滅真生是以不

脫輪迴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修生者若奉黃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

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在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以此而自致傷夭之者

三我了一子李文想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為腎宜實而不宜虛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為心宜虛而不宜實眾陰剝陽之死戶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役離

則死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午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

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始即死之徒十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葉夢得曰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為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

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沉迷轉徙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黃茂材曰坎為水水數六離為火火數七

凡十有三也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為生體魄入地則為死雖有生而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

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

自賊動與惡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

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

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者有死之徒

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

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為大患

穎濱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穎濱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真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已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為假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

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

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

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形之物既形矣

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道降純精而生物

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道可以為父

德可以為母由此而言萬物無有不尊仰

於道而貴重於德也爵者錫命也世之所

以尊貴者皆因王者之爵命萬物成被道

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是道德非

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穎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

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

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

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

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

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

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

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

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

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

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

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

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

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

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

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

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

手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

卦相盪若有機械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

肖翹煥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

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

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

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

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為用也始言其道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己八

宋 鶴 林 彭 耕 纂集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為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之用而復守其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

不窮然後可以無為而無不為故能沒身不殆矣

穎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復守其母也

達真子曰萬物以天地為始天地以道為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不始之於道所以為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為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